

#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八年

黄永玉 著

卷

六



无愁河  
的浪  
荡汉  
子

#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

八年

黄永玉 著

卷

六

贵州师范学院内部使用



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桦来信。

序子先生：

收到你的信十分高兴，犹如看到年轻的本人一样，使我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

首先，请不要介意，我要对你提出一点批评。鲁迅先生不单是我们中国新兴木刻的创导者，更重要的，他是我们中国现代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你在给我的来信中居然称呼他为“老头儿”，未免太不知轻重了。我向你慎重地提醒，改正这种轻浮、玩世不恭的态度。尽量找机会，认真地读他的书。

木刻既然你自己也说是仓促之作，那我就用不着再说什么了。不过，我也从中看出你的乐观天赋，在艺术中这是很重要的。中国眼前老百姓的日子创痕渊深，木刻创作情感的注意力要多投射到这一方面去才好。你的装饰手法使用得多了些，表现现实生活难免产生距离。你应加强人体素描写



怒吼吧，中国！ 木刻纸本 1935年

你的装饰手法使用得多了  
些，表现现实生活难免产生距离。  
你应加强人体素描写实的锻炼，以  
便增强你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

实的锻炼，以便增强你表现现实生活的能力。

你的故乡原来是朱雀城。我没有去过朱雀城，也没有打算以后去一次的意思。我是个公务员，责任在身，每天都忙。下班之后还要利用工余时间读书和考虑木刻艺术问题。

你可能有你出身于朱雀城的源流，我不清楚你是不是那里的少数民族。你怎么一个小小年纪的人会有两把枪呢？你要枪干什么？你又不在于战场，一天到晚挂着枪岂不累赘？你觉得好吗？哪里好？

我从来没想过枪的问题。虽然周围来来去去的同事腰间都挂着枪，那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性质和我不同，他们来回于火线和后方之间，随时会遇到敌情，随时会碰到交火的机会。

没有人问过我要不要一支枪挂在身上。我自己也没想过竟然会去领一支枪挂在身上。我和枪从未发生过任何关系，更谈不上我会有兴趣去摸一摸它。我那么忙，我摸枪干什么呢？

我喜欢和你通信，我一点也不讨厌，因为你给我单调枯燥的生活带来特别的想象力。当然，我更希望以后的通信中探讨木刻艺术方面的问题多一些；不过，回头来说，你兴之所至写的信仍然会给我带来开心，你就随意地写吧！

薛岳是九战区司令长官，和我没有私人关系。

我是中校，不是上校。

我不喜欢辣椒，一点也不喜欢。我也不相信以后会喜欢……

我曾经有位知心的妻子，早年去世了。留下一个女儿在广东由亲人照顾。

好，公事忙了，下次再谈。祝你  
进步

李桦

年 月 日

底下是嘉禾先生的信。

序子：

看见了吧？李桦就是这么一位诚恳的人。他几乎像一个小孩子那样的纯洁，有一句说一句。

你的世界和他是不一样的，你有他没有的；所以看得出他喜欢你，他把他所知道的都诚恳地对你倾囊，他将会是你一辈子的可信赖的老师。

我也非常地想念你。见到清河了，都说希望能再见到你，我看那是不可能了，眼看你逐渐离我们远去。……

祝好！

嘉禾

年 月 日

序子把信给王淮看。

“李桦真回信给你了，看他这人多好！好像是你多年的熟人，

真挚得少见，没一句客套的话。唉！我若是上帝就把你派到他身边去做勤务兵。天底下，先生和画家到处都是；这样的先生和画家倒是少见。替你高兴。还有这位蔡先生，都是这么通达有见识的人。你怎么运气这么好？得这么多老人家喜欢。——你和渊深走的这几天，这边出了点变化，对我们来福清的这几个人不太精彩。想让你们赶紧回来又犯不着急成那样子，现在回来了，好。

“你们绝对想不到，陈重马上又要调到泉州去。”

“这算什么？‘席不暇暖’嘛！我们的屁股底下的板凳也没有坐热嘛！这么跟着陈重屁股后面跑来跑去岂不让人笑话？”颜渊深说。

“所以吵，所以吵！前天陈重告诉我这件事，问我怎么办，是不是跟他一起走，我只好辞谢了。”王淮说。

序子说：“这决定是对的。”

“底下的问题也不大，永春军管区正筹备演剧队，希望我去，不正好？”王淮说。

“要早问，省得我们白来福清一趟，直接去不更好？”颜渊深说。

“你这话是多余的。”序子说。

“陈重这人心肠好，他倒是希望我暂时留下来整顿好这两个团才走。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底下派谁来还不知道，何况他又走了。这两个团眼看谁也不服谁……”王淮说。

“那是。”序子说。

“你看到那边‘一团’怎么样？”王淮问。

“挺好的，庄叔、张白玲、导演陈津汉，还有个生刘罗亭，人马都算是挺齐整的，（轻声）看起来比这边紧凑。”序子说。

“够不够上一出戏？”王淮问。

“戏排得差不多了，正准备进福清城。”渊深说。

“什么戏？”

“《野玫瑰》！”

“哎？怎么排这种戏呢？他们导演这水平！”王淮说。

“戏是他们副主任易衡定的。导演做不得主。”渊深说，“易衡这几天在福清咧！”

“我在仙游就见过他。有他在，两个团谈不上合并了。”王淮说。

“这是谁吃掉谁的问题。凭什么我们要跟他们一齐陷在这泥坑里？早走早好！”渊深说。

崇淦说：“又要走，哪年哪月才有个家？”

“像个耍把戏跑江湖的。老板娘！你就别想个家了。”渊深说。

“跑江湖？你有行头家伙吗？有猴子绵羊吗？有锣鼓吗？”序子说。

陈重邀请四个人去见面，大概是告别，果然是告别。副官处送来崇淦、王淮一百块钱；序子渊深每人二十块钱，说是“请笑纳，不成敬意”。

想到邀请他们去泉州这码子事，陈重心里自己也笑了。送出大门的时候只能挑出毫无疼痒的六个字说：“后会有期，再见！后会有期！再见！”

四个人回到团里，没想到易衡坐在椅子上等他们。

跟王淮熟，也听说他们要走，特别来的。

“一团要进城演出《野玫瑰》，借张序子画张剧院墙上的大广告，晚半个月走行不行？”

王淮说：“问张序子，他说行就行。”

张序子说：“无所谓。”

就这么定了。

团里多加了几个菜算是送行，第二天三个人走了。序子留下来在团部打《野玫瑰》稿子。这好办，找张张白玲肖像相片放大，旁边加朵鲜红的野玫瑰，三个大字《野玫瑰》底下一群其他人的名字。易衡和团里各人看了都满意，于是就预备买硬壳磅纸、图案色和防水亮漆，动起手来。

画画的时候，序子的派头显出来了。那管钱的副官从东张打电话来问要多少钱？序子翻起眼白说：“先送三十块钱过来，不够以后再讲！还要派两个人来帮忙。”

第二天来了寿福、寿高两兄弟加了个勤务兵魏喜。跟序子在街上买完东西，还在菜馆里点菜吃了一顿饭。听说画一面广告画花三十块钱，伸出的舌头差点缩不回去，说村子里买一幢屋还有钱剩。

序子说：“这是材料费，我画画的工钱还没算在里头。”

“发你薪水，给你饭吃，分你衣穿，买这么多瓶颜料、这么多支毛笔让你一个人玩，你还敢要工钱？”两兄弟说。

“‘抗战时期，一切从简’，所以我不计较了。”序子说。

序子带三个人到戏院门口量墙上的尺寸，回团部排演厅把纸摊在地上用牛皮胶按尺寸紧紧粘连起来。纸壳底面一白一灰，灰的那面纹理粗糙，适合落墨上色，刷上白粉底子。序子开始在小画稿和大纸壳上用铅笔各画上数目相同的准确方格子，标出纵横号码，分了工，教三个人依照画稿小格子上的纵横笔道在大格子里照样描出来。原先三个人见了害怕，说不会画，仔细画下来也觉得不怎么难，挺简单顺手。张序子说：“照格子描，不管它这个那个。”

果然，四个人不到半天，大稿子就画出来了。三个外行一看，却不信自己有这个本事。张白玲那张微笑风骚大脸居然是由自己糊里糊涂画出来的。又心跳又开心，好像某天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你从未见过面的私生子。

世界上也的确只有生孩子的快乐行动前后过程可以跟打格子放大画稿相比：随意性产生无与伦比的精密绝顶的哇哇叫的活物。

三位准画家靠在大画稿旁边的墙角休息，喝茶，聊天，像医院产房门口那几张长椅子上坐着的准备上任的快乐父亲一样。

序子用了两天时间在张白玲脸上和玫瑰花上画上颜色，写满了该写的大小美术字，半天时间钉上墙头，刷上防水无光漆。搬开两张梯子，四个人肩搭肩在画底下照了一张相。

这张大广告引来好多人看，说张白玲那张笑脸像真人一样，晚上过路都让人害怕。

所有一团演出队伍的人都从东张赶来了，看到广告，尤其是张白玲本人都说好，还说可惜画得太大，要不然一辈子留下来做



序子开始在小画稿和大纸壳上用铅笔各画上数目相同的准确方格子，标出纵横号码，分了工，教三个人依照画稿小格子上的纵横笔道在大格子里照样描出来。

纪念。

“哎！张序子，我买盒水彩颜料，你帮我照这样子画张小一点的行不行？我装个框子挂在墙上。”

庄敬贤叔帮序子答应了：“行，行，怎么不行？我帮你把张序子阉了给你做太监，一辈子天天给你画衣服、画像……”

“过几天序子就要走了，你总是想到自己。”刘罗亭说。

白玲脸红了，“对不住呀序子，老姐姐冒失了。”

“庄叔常常开玩笑的，不要在意。”序子说。白玲抚了抚序子的头发。

演出很热闹，没想这个破戏好多人看。

陈津汉导演也没想到这戏有人看。戏归戏，看法归看法；不仅陈津汉和序子的看法一致，团里不少人都有这个意思，只是说不出口，惹不起这个“厉辣王”。

“你讲的‘厉辣王’是什么意思？”津汉问序子。

“喔！我家乡恶人的称呼。其实，易衡在仙游司令部政训处的时候，轮不到他是个人物的。”序子说。

“哈！下到地方。”津汉说，“话就不好那么讲了。”

戏有人看，票就一捆捆地卖，易衡处处笑脸对人，见到序子就说：“序子、序子，广告画得好，你有一功。”

“唉！碰的。”序子仗着是老熟人，顺口回应一句。

“怎么能说是‘碰’？劳力劳心宣传抗战的工作。要不然哪来这么高的票房价值？看这阵势，风起云涌，好不壮观！”

“老百姓好久没有戏看会是这个样子。”序子说。

“你看，周围县城，连江、永泰、长乐，连福州、闽清那头都有人来，你自己想想……戏不好，他们舍得花那么多钱，走这么远？”易衡说。

“你这话一点都不假。听我老人家说，梅兰芳民国廿六年在长沙唱戏，汉口、襄阳一带有钱戏迷坐着火车追。看戏看上瘾，会有这毛病的。”序子说。

易衡觉得序子说话走了味：“你扯到哪里去了？”开步走了。

序子街上遇见长乐的教育局长魏文熙，很是惊喜，说：“老师嘉禾先生早有信来说你可能在福清。”问他一个人怎么在福清，在干什么？序子便把半年来的情形告诉了他。没想到魏文熙是嘉禾先生的学生。

“好吗？”魏文熙问。

“谈不上好，不稳定，暂时待待还可以。迟早还是走好。”序子说。

“那，到长乐来怎么样？”魏文熙问。

“没想过。”序子说，“真多谢你。”

“什么时候想来都可以，我随时等你。”魏文熙说。

“你也是来看戏的吧？”序子问。

“昨晚上看过了，怎么会是这样的戏？汉奸特务的活动，曲曲折折，利用老百姓的好奇心吧？”

“是那么回事。军队政训处叫演的，大家心里都不自在。”序

子说。

“你看，笑着干不情愿的事，那就苦了。”魏文熙说，“福清是块文化宝地，老百姓大多出口成章，很有雅趣，乘机会你该多处走走。去过叶向高花园了？”

“去过，的确是个非常别致的地方，我还写了篇小文章……”

“真的呀？寄我看看如何？”魏文熙说。

“好。”序子回答，“见到各位，请代为问好。”

顺口说出便后悔，长乐其实没有多少“各位”好问好的，印象深刻的只有那位培青校长钱信彰先生。装世故不好。回到住处，抄了一份《叶向高花园记》寄去长乐。

一连演了八场。卸了妆，个个累得像假人，易衡在后台说：“好嘞！好嘞！再演两场就凯旋回东张了。”

他有面子得很，成天带着不会演戏的胖脸周玉蟾到商会、银号各处应酬，吃吃喝喝。他没有对人讲有没有讨过老婆，或是早已讨过杵在家里也说不定。或是正静悄悄找当地熟人帮办离婚手续、打发黄脸婆卷铺盖自己滚蛋也说不定，总之让人看不出痕迹，装着让人看不出痕迹就“犯罪侦察手册”上说，那就是痕迹！周玉蟾这个小胖脸说是说分不出角色让她演，她的演技全用在易衡那头。两个人根本犯不上眉来眼去。吃早饭留着肚子到易衡房里去吃炸馒头，哼，哼，哼嚷着还要泡一杯“阿华田”。

大家看惯了根本不当回事。有朝一日出了点什么事，即使还没有发结婚喜帖也没啥了不起。

她也有几个长处：

一、脸胖，身段却是不错。

二、认得字。

三、人对她酸话微言，装着听不懂，不搬弄、不惹人。

四、街上带吃货回来，都是请大家吃。

五、爱干净，喜欢做的衣服样式还算规矩，不刺激。

所以陈津汉拉长了嗓子感叹说：“可以了！可以了，年轻轻的女子，你要人家怎么办呢！”

序子认为这话公道。

演出结束，大队人马回到东张。

易衡问序子：“王淮那边有信来吗？”

“还真奇怪，好多天了。”序子说。

“留在这里，不上永春了，行不行？要不然，你在这里白做事，我发不了薪水给你。”易衡说，“你看，大家都亲近你，舍不得你走。”

“其实，我在哪里都一样。不过，我跟王淮惯了，他要有信来我还是要走的。”序子说。

易衡说：“我看也是，那就暂时留在我们这里帮忙吧！”

没两天，王淮来信了，说：“你情绪好，留下来亦无妨……”

“你看！”易衡说。

工作定下来了。坐在桌子边先给安海醒斋刻字铺的赵福祥报告了行止，给啸高和吴先生，准备给妈妈、爸爸、王淮、渊深、清河叔、嘉禾先生、李桦先生、人希兄都各写一封满满的信。第一封先写给妈妈。

妈妈：

这几个月没写信给你，我们几年来的战地服务团解散了。理由是上头的事情，倒霉落在我们头上。“平兮、平兮！尔将焉赴？”不晓得怎么办？几十个兄弟姐妹从此分别，肠子都断了。

我们跟陈啸高、吴淑琼两位先生和孩子和他们的家告别之后，就和同事颜渊深随王淮先生夫妇来到福清地方，是个有文化的县城，在省城福州隔壁。这地方的军队司令跟王先生是老熟人，原打算留下来帮他整顿剧团，不巧这个司令又接到命令调往泉州，没想我们四个人脚步刚落稳又要跟着走，觉得好笑，就不跟了。他们三个人到永春军管区还是师管区熟人那边去了，我被借留在这里画演出海报，画完该走的时候还不见王先生来信，心里有点慌神，这边负责人劝我留下来，我正在摇摆不定的时候，王先生那头来信了，说“留下来亦无妨”，我就留下来了。

这里同事眼前相处还客客气气，倒是还没遇见恶言相向的强梁。过日子和工作可爱之处甚多。儿常记住妈你老人家以前的告诉：“人应强大在心。”也时时想到小时王伯引导我的那段日子，使儿受益不小。遇事能从容对待，也多为别人设想。

儿前些日子读书，忘记了是哪本书上说的话：“见苦难不救，即属欺凌之列。”

这话好厉害，让儿增加不少做人的志气。